

浅析《在路上》中迪安所体现的“身体反叛”

陈星竹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

摘要: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多年来学者对此书研究不断。本文简要介绍了杰克·凯鲁亚克的生活经历和主要成就,并总结了《在路上》的情节及其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利用福柯的身体理论,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权力-知识共生体对身体的政治建构;从身体的视角来看,主人公迪安的行为体现出对社会驯化的反叛。他选择不断地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如飙车、性、毒品来反抗美国战后社会对于身体的规训,体现了“垮掉的一代”对于主流社会秩序的反叛,展现了他们对于生存意义的追寻。

关键词: 《在路上》; 身体; 知识-权力体系

引言

在西方文明史中,灵魂和身体的对立关系总是在哲学传统中以各种各样改写的形式得以流传。并且在这个关系中,身体总是受到指责和嘲笑。尤其是在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身体就开始受到知识的诘难。在笛卡尔之后的意识哲学中,人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而身体的历史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1,13]。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从叔本华和尼采对身体的强调,到萨特、梅洛-庞蒂、利科、福柯、布迪厄、特纳、戈夫曼等人使身体摆脱表象性,灵魂和理性退隐,感性经验才得以恢复,身体的主体地位才得突出成为现代人存在的基石^[2,138]。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绘了规训权力与相应的“个人知识”作用于身体而构建规范化主体的过程,而在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中,“垮掉的一代”们不断突破社会的规训权力而重构主体。例如,主人公迪安通过追寻身体的存在,试图唤起“垮掉的一代”们的自我身份重构。在小说中,迪安通过吸食毒品、盗窃车辆、无节制的性行为等经历了一种“越界”的体验,通过性将身体从客体转为行动的主体,以此追回了自我身份。

一、社会对身体的规训

在“垮掉的一代”所处之时,人们刚从大战的杀戮、法西斯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的梦魇中摆脱出来,又被冷战、热战的阴云笼罩。于是生活中失去了安全感,物质变成了压迫精神的重担,人的价值在这毫无理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上也越来越难以确定^[3,144]。迪安和萨尔所面对的社会是冷漠且毫无人性的,当一切价值都以金钱衡量,一切关系都用数字代替之时,人的身体自然也就消失在了这些符号之中。因此,论文认为首要的分析应该放在小说中对迪安等人产生规训的社会方面。

首先,作为社会监察机关的警察是小说中重要的规训施行

者。在《在路上》中,警察往往作为迪安旅途中的阻碍而存在,他们不是路上收取罚金的巡警,就是将迪安关入监狱的看守警察。不仅如此,警察们好像存心跟迪安作对似的,不仅夺走了迪安的钱财,还要剥夺他的自由。“屋里那个面目可憎的警察罚了迪安二十五块。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一共只有四十块,要用到西海岸;他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4,212]。由此可以看出,迪安与警察之间存在着不少的恩怨。同时,小说中的另一处也提到,在迪安与玛丽卢吵架的时候,玛丽卢向迪安复仇的方式也是叫来警察对迪安进行抓捕“她气昏了头,认为此仇非报不可,便歇斯底里地捏造了一个罪名,向警察局报了案,迪安不得不从霍博肯公寓仓皇出走,没有地方住了”^[4,41],而此处提到的警察威胁到的就是迪安的人身自由。

其次,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警察制度虽然是按照一种国家机构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确实与政治统治权的中枢直接相关,但是它所运用的权力、所操作的机制、它的对象都是特定的,它必须针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共同范围,几乎“遍及一切事物”^[5,290],这样的权力不再是针对犯人身体的,而是针对犯人心理的无处不在的一种惩罚,就像小说中所提到的一样“美国警察就采用心理战”^[4,212]。对迪安来说,警察不再是保护他免受犯罪伤害的保卫者,而是威胁到他的生存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在这样的规训之下,迪安并没有屈服于警察的威胁,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被规训的主体,而是采取各种其他方式时尝试让自己的身体从规训的社会中突显出来,重新明确了自己的存在。

二、身体的反叛

在小说中,迪安采取的行动都十分极端,不论是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飙车,还是毫不节制的吸毒和性行为,都是迪安在规训社会下为了使身体的地位突显出来,重新找到自己主体的行为。

他将车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偷车视为身体重新回归自我的胜利、将毒品带来的幻觉看作是身体在真实世界中的反映。并且,对于迪安而言,他的婚姻和性关系并不只是单纯为他带来了生理上的愉悦,而是让他重新得到了身体的掌控权,重新体验到了身体的存在。

首先,小说中迪安盗窃汽车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他重申身体存在的一种表现^[6,8]。对于偷车的迷恋几乎贯穿了迪安的整个生活。对于迪安来说,车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自由的另一个代名词。他之所以对偷车如此痴迷,并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或财富地位,而是为了唤起一种身体自由的体验。在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中提到,迪安所处的时代被冷战和麦卡锡政策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所笼罩,尤其对于迪安而言,无论去到何处都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迪安自己解释了自己偷车和逃跑的理由,说道:“你知道我偷汽车干什么?……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否则我们下半辈子要在监狱里过了”^[4,323]。由此可见,迪安所恐惧的事情之一是受到监禁,失去身体的自由。

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进一步阐述道,监狱不仅剥夺了自由,并且通过执行委托给它的判决,似乎有权至少部分行使判决的权力,能保证有效地完成法律赋予它的改造的任务^[5,263]。在现代社会中,监狱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为了限制危险人物的自由行动,更是为了对社会的危险分子进行改造,以便消除其对社会的威胁。在这一层面上,迪安对于监狱的恐惧就不再只局限在对于自由的被剥夺之中,而是扩展到了对于自身将被改造的恐惧上。而迪安对于监狱的不断逃避,即选择了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生活模式,则是对于这种规训社会的反叛。

其次,无节制的性行为也是迪安身体对规训社会进行反叛的另一种形式,而这一行为最开始也是与偷车行为相联系的。在他之后的生活中,性行为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逐渐成为其突显身体的重要手段。小说开头萨尔便提到“对他而言性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4,40],而迪安也评价自己说:“听我说,你知道我性欲旺盛,在同一时间里能够做许多事情,我的劲头无穷无尽”^[4,210]。这些都足以证明性在迪安生命中的重要地位。

福柯在《性史》中提到,他在书中所说的“性”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性”完全不同,它既不仅仅是性欲,也不仅仅是性行为而是指“充满欲望的血肉之躯体”,即“欲望主体”——我们的身体^[7,82 双重拷问]。本文尝试在这一层面上重新理解《在路上》中迪安所提到的性,这种性不再是对于某种激情或者欲望的追逐,而是对于一种生命体验的强调,正是福柯所提到的性的含义。因此,对于迪安而言,他对于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于身体和生命的强调,而他的无节制的性行为,正是对于现代规训社会所做出的

不知疲惫的身体反叛。

在小说中的另一处也有性与生命相联系的暗示。在萨尔叙述老布尔的时候提到的“生命力(orgone)”一词,是奥地利医师威廉·赖希通过结合“orgasm(性高潮)”和“ozone(臭氧)”而创造的新词。而老布尔对于生命力得到补充所做出的展示便是“它可以往你的骨头里注入活力。我总是急急忙忙以每小时九十迈的速度赶到最近的妓院”^[4,110]。也就是说,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人们对于性的追求之上。那么对于迪安而言,他的“性欲旺盛”正是他反叛精神高涨的一种体现,他的性欲正是他的生命力,性正是他对于规训社会反叛的一种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路上》中的迪安这一人物通过盗窃车辆和无节制的性行为对现代规训社会进行了反叛,这种反叛是体现在福柯所提到的身体层面的。

结论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书反映了“垮掉的一代”的疯狂生活,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挣扎与反叛。在20世纪中期美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年代里,“垮掉的一代”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反抗强权,痛苦而执着地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为美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反抗、敢于探索的精神^[8,32 反叛和探索]。本文通过利用福柯的理论分析《在路上》,揭示了其中人物迪安的身体反叛,说明了“垮掉的一代”的疯狂行为是他们不断反抗现代规训社会所采取的做法,展现了他们对于生活、生命的向往和渴望。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2] 希林·克里斯.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3] 赵一凡.“垮掉的一代”述评[J].当代外国文学,1981(03):144-155
- [4]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 [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20年.
- [6] 朱昊坦.《在路上》:新身份的追寻与失败[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7] 秦静.权力与身体的双重拷问——福柯《性史》解读[J].史学理论研究,2002(04):81-87.
- [8] 肖明翰.垮掉的一代的反叛与探索[J].外国文学评论,2000(02):25-32.